



最悦读“榜中榜”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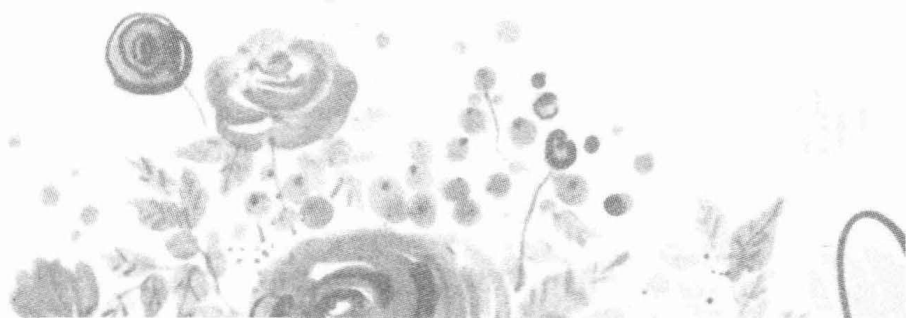
卢群◎著
MUQINDE
YANLEI

母亲 的眼泪

文心出版社

中国最具悦读价值的
当红小小说

最悦读“榜中榜”书系



母亲的 眼泪

卢群◎著

中国最具悦读价值的
当红小小说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文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亲的眼泪 / 卢群著. — 郑州: 文心出版社,
2012. 11 (2013. 1 重印)
(最悦读“榜中榜”书系. 中国最具悦读价值的当红小小说)
ISBN 978 - 7 - 5510 - 0294 - 3

I. ①母… II. ①卢…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59326 号

出版社: 文心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全国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书号: ISBN 978 - 7 - 5510 - 0294 - 3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别样的卢群

当代小小说领域的女作家姹紫嫣红，星光璀璨，有的以婉约空灵见长，有的以豪放宏阔醒目，之外还有一种以理性、智慧见长，采用思想型的写法，卢群就是其中的一位。

坦率说，我和卢群素不相识，但读完她的部分作品后，我脑际跳出的是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映日荷花别样红”。在我的眼中，她的“映日荷花别样红”的价值在于，她涉足了思想型写作这个男作家也望而生畏的写作高地。我曾把小说作家的写作分为故事型、情感型、思想型3种，并把3者分别比喻为小说写作金字塔的塔基、塔身、塔尖。无疑，思想型是塔尖，是险途，也是最难的。写一两篇思想型的作品容易，多写则难矣。这不仅因为需要胆魄毅力，更需要能力禀赋，如什么样的地产什么样的庄稼，什么样的嗓子唱什么样的歌。但在看到她的新小小说集的作品后，我还是有些按捺不住地兴奋，几乎有点儿要长啸了：她写的斗龙镇“遍地英雄”，因为她首先要在人格上是个英雄，没有这个，写作是难以维系的。而这种精神，正是当代小小说作家开拓大作品最需要的钙质，也是普遍精神矮化的当代写作最需要的特质。她写的斗龙镇该是民族精神的一种载体，是作家文以载道的一种精神延续。

我从作品里知道卢群生活在遥远的江苏盐城，离大海很近，她的创作有着硬朗的文风和大海一样的胸襟。细看了，她的作品有些地方还略嫌粗疏，但再细看了，她待提升的空间也特别大，或者说她本身也是一块璞玉。下面我把读她的作品时的印象谈一下，也算是一种交流和审美。

《烧饼王》另辟蹊径，从“借种”的俗套故事中出新，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借记者的眼呈现出的烧饼王生动细腻，形神兼备，甚得描写的精髓。叙事虽可更简洁些，但瑕不掩瑜，烧饼王对临死时吐露真相的妻子以搂入怀中的体态话言体现终极关怀，思想立意与表现手法却又简洁之至，胜过万语千言：感情与道德的矛盾，善良对世俗的超脱，宽容与人性的和解，瞬间得到了立体的呈现和整体的提升，使人想起邵宝健的《永远的门》给人灵魂上的震撼，甚至是许行的《立正》、司玉笙的《书法家》在人物思想与时代背



母亲的眼泪

景上的浑圆。照这个思想型的路线走下去，进一步强化语言在审美上的简洁性、多样性，以至弹性、暗示性，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写出更好、更大的小小说作品，继而走向博大精深一途。

《船老大》行文硬朗厚实，颇具男人的风格。多写些随笔散文，语言会更柔韧劲道，再加些诗，文章会空灵飘逸。刚柔相济、自然从容是为人作文的至境，也以实写虚、化虚为实、虚实相济才有好文章。换言之，火有焰谓之神韵，珠有光谓之宝器。细究之，亦有阴阳互补、形神兼备、日月运行、四季轮回之妙。船老大的英雄情结，亦卢群君的英雄情爱。文字是作家的天堂，也是纸上的王国。是作家文字报国、以德报怨的英雄梦。

《一把手》叙事是小说金字塔的塔基，叙事之上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营造的意境立意直达小说金字塔的塔尖，亦即人灵魂的府邸。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语言的艺术，更是思想的艺术、灵魂的艺术。叙事是塔基，描写是通往塔尖的捷径。从这个层面上说，描写是小说的生命线，没有描写就没有小说。这是小说与故事在形式上的区别，也是在灵魂上的区别。故事的本质是说事，小说的本质是说人。前者是事情的过程，后者是挖掘放大人真实的灵魂。

《麻三》人物灵魂在细腻的细节描写中闪光，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方寸之间却波澜万丈。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麻三与他的女人，是当代中国小小说人物画廊里的守钟人与艾斯美拉达。

《吹翻天和唢呐王》中，吹翻天对唢呐王的临终关怀是人性的光辉，更是心灵的和谐，是英雄的惺惺相惜，也是卢群君英雄情结的再现。以“斗龙镇”承载的诸多位人物个个都是英雄，它不似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莫言的“高密乡”、孙方友的“陈州”、蔡楠的“白洋淀”、杨小凡的“药都”那样鱼龙混杂，它是卢群心中的一块圣地、高地，是卢群理想中一卷一尘不染的“清明上河图”。如此结构，很独特，也于浩若烟海的小小说与传奇故事的大海上凸现出它的地标与特色。请继续写下去，把它大而化之，把它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和基因图谱来写。如此，它也就更有民族性、世界性，在信仰缺席、诚信缺失的当下，进而愈发彰显出中华民族本应有的中国气派与中国精神。

天下所有的序，最大的能耐无非是一把钥匙。我的只言片语的实话实说，不是钥匙，其实也算不上序，但愿它是卢群小小小说的马拉松途中的一杯冷饮或几声锣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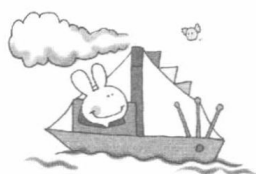
卧虎

2012年3月21日

目 录
M U L U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辑 奇闻共欣赏

戏 痴	002
麻 三	005
马神医	008
周大厨	011
张裁缝	013
祖传铜菩萨	016
一包金首饰	019
吹翻天和唢呐王	023
老箍桶匠的伤心事	026

第二辑 社会大舞台

烧饼王	030
船老大	033
赶海人	036
车老板	039
一把手	041
哑巴篾匠	044
修车匠	046
信义如命	049
照相师的心愿	052
最后的摆渡人	055



母亲的眼泪

第三辑 巾帼竞风流

耿媒婆	058
珍珠女	060
指甲花	063
金手指	067
猪状元	070
赤脚医生	073
刺绣皇后	076
小镇“雕刻师”	079
开网店的丫头	082

第四辑 乡村状元郎

金匠	086
银匠	088
伞匠	090
扎匠	093
石匠	095
钟表匠	097
修笔匠	100
姚木匠	103
杀猪匠	106
剃头匠	108

第五辑 风雨成长路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12
母亲的货郎担	115
屠大发的崇高理想	118
一碗糝子饼	120
终于成才了	122
兄弟	124
第一笔薪水	126
十三岁的记忆	128

目 录
M U L U

补 偿	131
母亲的眼泪	133

第六辑 真情对对碰

巧 珍	136
同 学	139
小花匠	142
呆大头	145
漆彩年华	148
骗匠的坚守	152
锁匠的爱情	155
接生婆大葵	157
快乐的弹花匠	160

第七辑 人生面面观

顶替风波	164
狗蛋之死	166
最牛臣民	171
孔融出名后	173
迷惘的兔子	175
还有更厉害的	177
一声叹息	180
“名嘴”瓦刀刘	185
八张嘴	188
遭遇“老鸨”	190
后 记	194

第一辑

奇闻共欣赏

QIWEN GONGXINSHANG

戏痴

麻三

马神医

周大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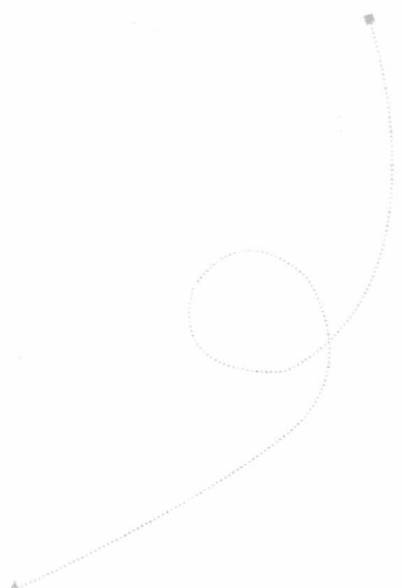
张裁缝

祖传铜菩萨

一包金首饰

吹翻天和唢呐王

老箍桶匠的伤心事





母亲的眼泪

戏 痴

邹文进好像是专为唱戏而生的，白净净的脸庞、细长长的手指、苗条条的腰身、甜美美的嗓子，走起路来身轻如燕，唱起曲来字正腔圆。如果再配上戏衣，描上娥眉，只怕是戏剧大师看见了，也会点头叫绝的。

偏巧邹文进打小就是个戏迷。但凡村里或是周边来了戏班子，也不管戏文是新的还是老的，路途是远的还是近的，没有他似乎开不了场。更为叫绝的是邹文进悟性极好，无论什么戏，只要看过两三次，准能像模像样学出来。

就有这样一件事，说出来任谁都不信。1965年秋，县剧团来斗龙演出。开场前，几位演员不知何故闹起病来。剧团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如何经得住四五个人同时躺倒。因此，尽管团长将能顶的人员全部顶了上去，兰香一角还是无从着落。焦躁中，邹文进自告奋勇站了出来。团长虽对邹文进的能耐有所耳闻，然兰香一角非同小可。看过《钗头凤》的都知道，兰香在剧中贯穿始终，从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演到七八十岁的老太太，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可团长不知咋的竟然应允了。正当大家为团长的唐突捏着汗时，邹文进扮演的兰香已从幕后飘了出来。轻盈活泼的身姿，顾盼生姿的眉目，行云流水般的台步，立马将观众的眼球牢牢牵住。待演出完满落幕，团长已舍不下这个英俊的后生。

不久，剧团为参加地区会演，决定排演《红娘》。消息一传出，名角们纷纷请缨担当主角。团长却大手一挥：别争了，红娘一角非文进莫属！

面对团长的赏识，邹文进虽然没说一个谢字，心里却铆足了劲。懂行的都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更何况男人要扮演婀娜多姿的女性。为演活红娘，邹文进每天起五更睡半夜，练功、吊嗓、下腰、跑圆场、钻研剧本，仅一个月时间，就将角色揣摩得入木三分。

正当邹文进憋着劲儿准备大显身手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红色风暴”席卷而来。几乎是一夜之间，包括团长在内的许多名角全都成了专政对象。邹文进因为有个当国军的父亲，自然难逃一劫。

接到清退通知，邹文进委屈得泪珠子直掉。也难怪，父亲被抓壮丁时，

邹文进还未出世。母亲撒手人寰时，邹文进还在牙牙学语。如果不是乡亲们的接济，邹文进在不在人世都很难说。这么多年来，邹文进一直视乡亲们为再生父母。如今冷不丁背上个“敌特”罪名，莫说十七八岁的孩子，只怕是再刚强的汉子也难以接受。

见邹文进失魂落魄的样子，乡亲们劝解道：“孩子，别怕，不管什么时候这儿都是你的家。你不是爱唱戏吗？农田就是你的舞台，我们就是你的观众，只要你功夫没有丢，总有一天能派上用场的！”

乡亲们的呵护点燃了邹文进心中的希望之火。从此，委婉俏丽的《佳期颂》，便伴着晓雾氤氲的斗龙河水，在乡亲们的耳畔缭绕，绵长，如痴如醉，一唱10年。

“四人帮”倒台后，华夏大地终于迎来百花争艳的春天。怀着激动的心情，邹文进跨进魂牵梦绕的剧团。谁知，接待人员翻遍了所有资料，也没能找到他在册的记录。这时他才想起，自己是被老团长私自招来的。团长当时曾勉励他，假如能在会演中一炮打响，便可以特事特办。如今老团长已过世多年，曾经的许诺也随着“文革”的兴衰烟消云散。

落寞而归的邹文进，脑袋上陡然生出了一头白发。如雪的白发晃得乡人无不叹息：唉，多好的旦角，生生给耽误了！

一日，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在斗龙街霹雷般炸响——邹文进的父亲将回乡探亲！紧接着，有关他父亲的其他信息也接二连三相继传来。

原来，邹文进的父亲被抓前是远近闻名的剃头匠。因为手艺精湛，人又勤快机灵，很快得到团长赏识。因此撤退台湾时，团长便捎上了他。如今，垂暮的老人见两岸关系已经松动，就再也按捺不住日夜思归的心。

父子相见，未曾言语泪先双流。尤其是父亲，在得知儿子因为自己不仅事业无成，至今还孑然一身时，更是痛心不已。为了补偿儿子，回台后，父亲随即将自己积蓄的十几万美元汇了过来，叮嘱儿子找个媳妇，建个家庭，再办个企业，风风光光地过好日子。

谁知邹文进拿到钱后既没找媳妇，也没办企业，而是将钱悉数捧进了县剧团。面对瞠目结舌的团长，邹文进只提了一个条件，让他演一回红娘！团长正为资金短缺苦恼不已，邹文进的慷慨无疑是雪中送炭。

听说邹文进将父亲的赠与转手送给了县剧团，正喜滋滋地盘算着准备到他的企业谋个职位的本家们大惊失色，疯了疯了，为了演个劳什子红娘，竟然做出如此荒唐的事来，败家子，十足的败家子！

邹文进闻之也不争辩，只是练功练得更勤奋了。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排



▲母亲的眼泪

练，由邹文进领衔主演的折子戏《拷红》和《佳期》终于隆重开幕。

“阔别舞台三十年，半百老翁演娇娘。”戏未开场，各种舆论就沸沸扬扬，铺天盖地。然而，当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美少女，像一只色彩斑斓的大蝴蝶，驾驭着春风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时，观众无不喝彩叫好。就连剧团的名角们也忍不住拍案叫绝，神，这个红娘被他演活了！

演出结束后，意犹未尽的观众纷纷来到后台，想一睹卸了妆的红娘。谁料想一身戏装的红娘已沉沉睡去，唯有一纸信笺飘拂身旁。信上写道：“团长，如果有什么意外请不必惊慌。其实在找您之前，我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感谢您给了我圆梦的机会，使我的一生不再遗憾。就让我这样离去，我想让老团长也看看我扮演的红娘。”



麻 三

磨剪子嘞——锵菜刀！

每天清晨，麻三的第一声吆喝，总是与斗龙中学实验楼上的自鸣钟同时响起，几十年来，丝毫不差。于是有孩子上学的人家就催促，快快快，6点钟了，再不起来就迟到了。与此同时，小街两侧的店铺也“吱儿吱儿”纷纷开张，好像麻三是来叫早的。

麻三很得意这种状况，吆喝声就越发响亮。走到杀猪匠王大头的肉铺子前，他才歇口。

王大头是他的第一个主顾，每天天不亮，王大头就会把头一天用钝的刀子斧子放在卖猪肉的案板上，等着麻三来磨。

麻三放下板凳，先伸一个大大的懒腰，为即将开始的劳作作热身运动；接着腿子一抬，稳稳地骑上他那特制的长板凳；然后拿起刀子或斧头，把它固定在木凳前端的钢圈里，用钹子轻轻铲去表面的污迹或锈迹，把卷起的刀面修整一下，然后换上砂石，同样固定在钢圈里，接着一手握刀柄，一手扶刀背，在磨刀石上“哧哧”地磨。时不时地，麻三会腾出一只手，在磨刀石上洒点水，再顺便看一看刀锋，或者调整一下姿势。渐渐地，刀刃在他手中变得雪亮雪亮的，而他的脑门上，也是汗珠闪烁。

完工后，麻三会用手轻轻触摸一下刀刃，检测是否锋利，然后抽出座位下的抹布，把刀擦干净，并在一沓碎布上“喀嚓喀嚓”地试割几下。待把所有的刀斧打磨锋利，王大头的肉铺生意也该开始了。王大头一边说着“辛苦辛苦”，一边递过早就备好的沾满油污的票子。麻三接过看都不看，立即塞进胸前的衣兜里。

接下来，麻三会去汪裁缝家。汪裁缝的几把张小泉剪刀，担负着十几个缝绉师傅的裁剪任务，一天用下来，刀口卷的卷豁的豁，不打磨打磨没法用，于是麻三就成了汪裁缝的常客。

从汪裁缝家出来，就该去荣海饭店了。

荣海饭店的刀具原来都是自己打磨的，财大气粗后，荣老板就把这类活



母亲的眼泪

儿交给了麻三。用荣老板的话说，有财大家发，有饭大家吃。

有了这三个雷打不动的主顾，麻三一天的吃喝全有了。接下来是继续寻觅活儿，还有看看热闹什么的，全凭麻三高兴。

麻三并不姓麻，因为出过天花，脸上坑坑洼洼的，又是排行老三，故被人称做麻三。

小时候，麻三有个娃娃亲。麻三变成麻子后，女方就毁了约。后来陈媒婆帮他牵过几次线，都是高不成低不就的。三拖两拖的，麻三就“奔了三”。

如今，爹娘都已作古，两个哥哥也另立门户搬了出去，祖屋只剩下麻三光杆一个。

没有了爹娘的管束，麻三越发自在起来，该吃吃，该睡睡，该做做，该玩玩，一切全是自己做主。

一日，麻三坐在饼店门口咬烧饼，对面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两眼聚光灯般紧紧盯着他的烧饼看。麻三心一软，就给了她一个。女人也不客气，接过烧饼三口两口吞了下去。麻三见女人饿得厉害，又买了几个。女人只朝麻三作了个揖，随即又是风卷残云。

饼店老板见了，就对麻三说，麻三啊，这女人虽说邋遢了些，身子骨还算硬朗，不如好事做到底，你就把她收下吧。

开玩笑，这怎么可能？麻三连连摆手。

不成想，麻三起身后，女人竟跟了上来。

麻三以为女人缺钱花，就掏出一天的收入。谁知女人不接受，仍然一步不落地跟着。

麻三想，兴许女人没处落脚，想借宿一晚吧，罢罢罢，自己是个男人，只要自己不动歪心事，就没有纰漏出。于是麻三烧了一大锅水，找出老娘留下的衣衫，然后走了出去。

当麻三返回后，眼珠子就瞪得差点掉下来。洗浴过的女人细皮嫩肉的，俊俏得斗龙街上找不出第二个。一股从未有过的感觉汹涌而来，冲得麻三不能自己。麻三狠狠地揪了自己一下，欲望的潮水才慢慢退去。

麻三把房间让给女人，自己在明间打了个地铺。夜里，麻三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当上了新郎，新娘就是那个投宿的女人。麻三兴奋极了，这一兴奋就醒了过来。醒过来的麻三更加兴奋了，原来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已钻入他的怀中。

麻三成为真正的男人后，觉得应该好好操办一下，一是让女人风风光光当回新娘，二是让过世的父母高兴高兴。女人却提出不拍照，不办酒席，不

拿结婚证，也不通知亲友。麻三以为女人是为自己着想，就更加宝贝她了。

从此，麻三像变了个人，精精神神整整齐齐的，干起活儿来也更加卖力，更加能吃苦。

女人在家也不闲着，缝缝补补扫扫抹抹的，把个家营造得像个大磁场，时时刻刻吸引着麻三的心。

一年后，女人给麻三生了个大胖小子，羡慕得街坊连连感叹，痴人有痴福，痴人有痴福啊！

日历很快翻到了千禧年。这时候麻三已住上了楼房，孩子也进了大学。一天，女人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看着看着突然哭了起来。

原来女人的弟弟患上白血病，女人的父亲就把她许配给一个窑厂老板，企图用她的彩礼挽回儿子生命。谁知那个老板在玩腻了她之后，竟想把她当做礼物送给一个权威人士。女人不肯，男人就拳脚交加苦苦相逼。女人愤怒不过，趁男人沉沉睡去时，一剪刀结果了他。

逃亡途上，女人风餐露宿，遇到麻三时，已饿得前心贴后背。麻三的仁慈，让女人感到了温暖，感到了依靠，于是女人主动投怀送抱，同麻三结下秦晋之好。

婚后，女人怕暴露身份，一直不敢抛头露面。直至看了电视节目，才知道窑厂老板没有死，他曾派人四处寻找她，后来看到她的一双鞋子弃在河边，以为她寻了短见，这才罢了手。

女人的彩礼没有留住弟弟。现在，女人的父亲行将就木，唯一愧疚的就是对不起女儿。

听罢女人哭诉，麻三长长地舒了口气，然后毫不犹豫地对女人说：“我们现在去看望老人，然后再去自首，不管多大的事儿，我都同你一起扛着。”

第二天一早，麻三两口子就启了程。





母亲的眼泪



马神医



“哐啷!”深夜里的这一响,似尖刀直刺马神医的心。马神医知道,最后一扇窗玻璃已经不保。下床观之,果然一地碎片。透过裸露的窗洞,几个黑影正朝自己舞着拳头,马神医无奈地摇摇头,长叹一声蒙头而睡。

马神医善治疑难杂症,用药和诊疗手段也与众不同。找他看病的人,往往是横着抬进来,竖着走出去。如果没有后来的离奇故事,马神医也不会招来一身臊气。

话说邻县有一侏儒,听信摸高能长高的传言,就在自家墙上画了个理想高度,然后天天蹦跳着触摸那个高度。谁知练习数月,身高没有长进,胳膊却放不下来了。

马神医听完陈述后说:“你的病不在手上,也不在脚上,而是在腰间。”言罢一把拽下病人的裤子。侏儒“妈呀”一声蹲下身去,脸色吓得煞白煞白。马神医却拍拍他的肩说:“好啦好啦,你可以回去啦。”侏儒低头一看,胳膊已经放下,双手正紧紧护着私处哩。

陪同侏儒就诊的表哥,患心绞痛多年,虽多方求医,却无一人敢治。原因是他的病根在心脏下部,离心脏很近,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因此一般医生遇到这种毛病,宁可担当“庸医”骂名,也决不敢轻举妄动。如今见马神医不费吹灰之力就治好了表弟的顽疾,表哥立马提出治病请求。马神医说:“你的病很特别,需密切配合才行。”病人见马神医同意收治自己,高兴得连声说:“行行行,一切全听您的!”马神医就安排病人躺下,并叮嘱他闭上眼睛。马神医先在病人胸部找准部位,然后噙满一口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喷向病人面部。与此同时,马神医手起针落,“噗”的一声将银针稳稳扎下。

围观的人不解其意,马神医说:“冷水喷面,病人受到惊吓心脏会突然上提,留下空隙,银针扎下正中病根。”病人听罢试着动了动腰身,原先的不适果然无影无踪。病人感激不已,回家后制作了一面锦旗,上面书着“丹心去疾苦,妙手能回春”10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敲锣打鼓送上门来。

喧天的锣鼓声，惊动了山本小队长。山本同他的鬼子兵进驻斗龙不久，就接二连三地拉起肚子。随队军医虽然想尽办法，仍遏制不住蔓延的趋势。听说斗龙有个能治百病的马神医，连忙带着一队鬼子上门来“请”。

山本自知作恶多端，担心马神医不肯就范，临行前还抓了十几个乡亲作人质。山本指着乡亲们对马神医说：“你的，好好地给皇军看病，否则统统死啦死啦的。”马神医点点头说：“太君请放心，病人在我眼中不分贵贱，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说完就摆开了阵势。

其实在来之前，马神医已听说鬼子集体拉稀一事，并且已猜着几分。如今一照面，更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只朝鬼子睨了一眼，就脱口而出：“没什么大病，乃水土不服尔。”

山本见马神医既不问闻又不望切，就轻易下了结论，心中疑窦丛生。旁边的鬼子立刻“刷”的一声将刀架上了马神医的脖子：“你的说谎，良心坏了坏了的。”

马神医鼻子一哼：“用者不疑疑者不用，太君如果信不过，那就另请高明。”

“你的不得无礼，统统听马神医的。”山本喝退那个鬼子，朝马神医作了个“请”的姿势。

见鬼子一个个又凶神恶煞起来，乡亲们气得直咬牙。再遇到马神医时，就都别过脸去，擦肩而过时还狠狠地“呸”一口。尤其是到了夜间，总有人悄悄摸过去，不是用粪水浇泼大门，就是把窗户砸个稀烂。面对乡亲们的过激行为，马神医既不解释也不烦恼。老婆受不了了，哭着说：“都怨你，有话不明说，现在好了，裤裆里塞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马神医安慰道：“放心，小鬼子蹦跶不了几天，到时候会真相大白的。”老婆不相信，说：“你就这么有把握？”马神医说：“告诉你，小鬼子拉稀根本不是水土不服，而是有人做了手脚。这个手脚很巧妙，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我没有点破，那个人一定还会做下去，小鬼子就一定还会旧病复发。”

数日后，鬼子果真又找上门来。马神医对着老婆耳语一句：“等候我的好消息。”随即提上早就备好的药箱稳步而去。

来到鬼子炮楼，马神医对迎接他的山本说：“不用查，还是老毛病。你们初来乍到，适应环境得有个过程。治标不如治本，我这里有个偏方，可以迅速增强人体免疫力。身体强壮了，水土不服的症状也就缓解了。”山本听罢大喜，连连喊着“么西么西”，并催促马神医快快动手。马神医就将带来的药物细细洗清切碎熬成糊状，然后拌上生姜白糖，装在几个大碗里，叮嘱山本晚